



王美怡 著

广州沉香笔记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王美怡 著

广州沉香笔记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州沉香笔记 / 王美怡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218 - 06960 - 9

I. ①广... II. ①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7511 号

总 策 划	金炳亮	
出版监制	卢家明	
责任编辑	陈 娟	蒋鸣涛
责任技编	周 杰	
装帧设计	袁银昌	
内文版式	何建军	
篆 刻	董 建	
插 图	陈宇园	梁翠珍 彭亿洋

出版发行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9.75
插 页 12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6960 - 9
定 价 38.00 元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 - 37579695 (直销)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上面这个标题，我是抄了川端康成的。

我嘀咕了很久，总是不能为这篇小序取一个较为妥帖的名字，无奈之下，只得厚着脸皮，去邻居家借一只鸡来下蛋。所幸的是，据我所知，美怡向来对日本文学情有独钟，想必会对这种善巧方便投以随缘的一笑。

《广州沉香笔记》的面世是一个异数。熟悉美怡的朋友都知道，简静和雅的美怡，长年以来一直是勤于阅读而疏于写作的。她有一个不无道理的认识：该写的东西都被前人写尽了，而该读的书却永远读不完。因了这个理论，她整日涵泳于她钟情的书中，且深契其神默会于心。有那么一阵子，她醉心于明清笔记小品，一时间张岱张潮袁枚袁宏道冒辟疆钱谦益屠隆余怀沈复们如旧友重逢一般，坐满了她的几案床头。接着，一件有趣的事发生了——在一个燥热的下午，忽然来了一股意外的风，将案角边一本极不起眼的小书吹落在地。美怡捡起清人蒋坦的这本《秋灯琐忆》，顺便朝被风翻开的那一页瞄了一眼——恰巧，她看到了书中女主人翁秋芙写的两句诗：“空到色香何有相，若离文字岂能禅？”美怡不禁微微一愣，随即想：我是否也来写一些文字？而几乎就在同时，她朝自己点了点头：我要试着写一些有关旧广州的东西！

美怡的写作，一如她平日里的喝绿茶，临碑帖，听古琴，是毫无世俗韵且心远地自偏的。她不紧不慢地读着，不紧不慢地想着，不紧不慢地写着，带着定慧之心和自在之意。缘于她历年来对广州历史的兴趣和研究，于是，广州的一些前尘影事，在美怡的散点透视中，水墨写意般地向我们幻化而来。种种影事最终被定格在一本书里，此刻正呈现于你的面前。

美怡对美有着超乎寻常的感应力和发现力。就像川端康成能在餐厅的玻璃杯上发现《源氏物语》的内在美、在旅店里半夜醒来会发现《花未眠》那样，一张旧书签、一幅老照片、一栋老房子、一叠尘封散乱的残篇断简、一段词曲不全的旧歌谣……乃至于一块旧砖、一片老瓦、一束草花、半扇破窗格等等等等，都会在美怡的心中引发悠远的神思和无限的感喟。是的，美一直就在那儿，它没有动过，也不曾消失。然而与其说美怡用心发现了它们，毋宁说她和它从来就是心心相印的。

我不是评论家或理论家，但《广州沉香笔记》的文本意韵，还是让我想到了诸如“赋比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情感与形式”乃至“遗文以得意，忘意以了心”等句子。然而当有朋友对美怡的这本书表示赞扬时，她却不无羞涩地说：这只能说是如虫御木，偶尔成文。

在这篇小序就要结束时，我仍不明白美怡何以对旧广州怀有如此精微的眷恋之意。或许是广州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与她绝妙相关？抑或是她经年来对广州历史的深切契入如今果缘已熟？又或这本书仅仅是美怡透露老广州的微熹初现，尚有五彩慧光行将穿云而出？我想了很久，忽然，几乎是不着边际地，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大员问一个又老又傻的和尚老家在哪里，老傻和尚回答：“家住闽山西复西，山中日日有莺啼，而今不在莺啼处，莺在旧时啼处啼。”

大员没有听懂，重新问了一遍，老傻和尚又答：“家住闽山东复东，山中日日有花红，而今不在花红处，花在旧时红处红。”

好了，我的话讲完了。

目
录

1 /	序言 美的存在与发现
1 /	素馨花笺
7 /	草木春秋
15 /	茶事
19 /	香语
25 /	色识
31 /	广作
38 /	香云纱
42 /	木屐
45 /	市声
51 /	下九路
55 /	闺阁
60 /	艳影
66 /	旧时月色
71 /	谭家厨娘
79 /	太史第
85 /	小画舫斋
90 /	白云楼
97 /	陈公馆
103 /	老屋
116 /	街巷
122 /	珠江上的船
132 /	桨声艇影
137 /	广州岁俗
142 /	乡村本色
155 /	花道
163 /	后记 天地万物，人间情意

素馨花笺

对于这座城市的追忆，最初是从一朵花开始的。

这是一朵素馨花，浮在泛黄的书页之上，像一颗记事珠。

讲故事的人是屈大均。他把这座城市里曾经发生的那场永不回来的花事留在了《广东新语》里。

有时候想，屈先生在写下这些故事的时候，他的书案上是不是正摆着一碟暗香频送的素馨花呢？似乎这些文字，都成了一朵朵细小如珠的素馨花，字里行间的清香，多少年过去都经久不散。

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因为时光的流逝，常常是模糊的，甚至是冰冷而生硬的。这些浮在书页上的素馨花，让这座城市开始弥漫某种遥远的幽香，渐渐地变得温润而有情味。

素馨花其实就是一些记忆的落花。

【花笺之一】

这故事是从一片花田开始的。

在珠江南岸那个叫庄头的村子里，方圆数里的田间都种满了素馨花。素馨花开放的时候，正逢南方的雨季，细小如珠的花骨朵被雨水浸润着，花心里满含暗香。每个清晨，它们都在黎明的幽暗中小心地静默着，仿

佛在等待木屐声由远及近地到来。

采花女们总是在天未亮的时候就到花田里来了。借着熹微的晨光，她们看见一大片一大片饱蕴雨水的花骨朵，像一团团模糊的白色的影子，在黎明的雨雾中清香四溢。这些等待开放的花朵，让这个早上的空气变得那么柔和，那么让人留恋。

素面朝天的采花女们手脚麻利地摘下这些雪白的花骨朵，装进竹篮，再在竹篮上盖上湿布。在送进城之前，这些花骨朵是不能晒太阳的，因为它们一见阳光，就会迫不及待地开放。

她们得赶紧把这些花儿送到花渡头去。

【花笺之二】

花渡头是五羊门南岸的一个码头。每天早上，这里站满了从各处赶来的花贩。

花渡头，多好听的名字。可是，我们今天已经找不到它了。很久以前的那些早晨，码头的青石板路上总是散落着星星点点的白色小花，在人潮散尽之后，它们很快也就被流水冲走了。

花渡头也被时光的流水冲走了。

遥想当年，码头上堆满一筐筐白色的素馨花，花香夹着雨气，在清晨的空气里一点点地渗透开来。穿木屐的采花女帮着花贩把刚采下的花儿装上小舟，然后，她们就站在码头上，看着这些被雪白的小花簇拥着的小舟慢慢地驶远。

每天早晨，码头上都有数千筐素馨花被装上小舟运进城里。那样的时刻，珠江水都是透着清香的。

如果花渡头还在的话，我真想在某个雨后的早晨去那里走一走。也许，素馨花的余香会从时光的深处，一点点地飘过来的。



素馨花开放的时候，正逢南方的雨季，细小如珠的花骨朵被雨水浸润着，花心里满含暗香。每个清晨，它们都在黎明的幽暗中小心地静默着，仿佛在等待木屐声由远及近地到来。

【花笺之三】

花城里的这场素馨花事，其实在这个早上才刚刚拉开序幕。

屈大均这样描述：“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止素馨，无别花，亦犹洛阳但称牡丹曰‘花’也。”

这正是“满城如雪”的好时光。

“吱呀”一声，所有的城门都在同一时候打开了。最先涌进城门的就是素馨花香。城门口挤满了前来采买素馨花的市民。富家仆人、贫家少妇、酒家伙计、卖花小贩，各路人马，在遍地如珠的花堆里穿梭着。据说这个早上，“城内外买者万家，富者以斗斛，贫者以升，其量花若量珠然”。

这些买回去的素馨花，有的是拿来装花碟摆在案头的，有的是准备制作素馨灯的，有的是打算用素馨花来串成花环颈饰的，还有的就是让卖花女走街串巷叫卖的。

这些细小如珠的素馨花从这个早上开始，就要像香珠一样洒遍全城了。

在西关的豪门大户里，每天早上，与富家相熟的花贩总会准时上门，送来一筐筐的素馨花，装点这曲径通幽的深宅大院。“千筐带露入豪家”，是这场花事每天准时上演的剧目。

小城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素馨。一夜的春雨刚歇下来，从窗子里望出去，天色微明，就听见骑楼下卖花女清甜的叫卖声：“卖花——素馨花——”你探头出去，看见骑楼下，女仆阿莲正从卖花女手上接过一大簇素馨花。不一会儿，伴着楼梯响和若隐若无的花香，阿莲托着花碟上楼来了。她把花碟放在了你的书桌上。那花碟里，盛着浅浅的清水，雪白的素馨花瓣上也沾着水珠。这记忆中的早晨总是飘着素馨花的清香的。

早上从西关的深巷里走过，你总是会在地上看见遗落的一两朵素馨花。它们静静地倚在石板路上，让你的心在一瞬间安静下来，也有点惆怅。

【花笺之四】

素馨花其实是属于夜晚的。

据屈大均说：“花宜夜，乘夜乃开，上人头髻乃开，见月而益光艳，得人气而益馥，竟夕氤氲，至晓萎，犹有余味，怀之辟暑，吸之清肺气。”这样清雅的花朵，是应该簪在某个少妇的髻上的。这少妇，平和清秀，嫁入贫家，每天操持家务，很是忙碌。只能在夜深时，对镜理一理头发。那一刻，她会看到髻上的那朵素馨花。那是她早上随手簪上的，忙了一天，她差不多把它给忘了。可是，这小小的素馨花，不知在什么时候开了，清香从她的发丝间钻了出来，飘满了小屋子。

素馨花可以用来做素馨灯。一朵朵雪白的素馨花缀在一盏盏精巧的花灯上，在灯光的烘托下，变得有点香艳。据说这素馨灯当年是“雕玉镂冰，玲珑四照”的。夜晚从街头走过，有时候会看见冶游者的马车从身边掠过，素馨灯就挂在车头。在朦胧的灯光下，雪白的素馨花看起来冷艳迷人。

旧时广州的秋冬季节有一种祭祀活动，称“火清醮”。夜晚的时候，千家万户都挂上素馨灯，素馨灯上描龙画凤，宝带蕙蕤，满城一片锦绣，处处流香。

旧时广州最热闹的夜晚是在七夕之夜。那一夜，街巷里人潮涌动。海珠、西濠、香浦一带的河涌里，挤满了素馨花艇。达官显贵、富商巨贾皆泛舟水上，赏月色，啜河虾。素馨花浮在一片水色灯光之上，像珠玉般闪亮，借着夜风送来阵阵暗香。艇上的侍从有时候会给客人送上一朵朵素馨球，据说是可驱汗避暑的。

【花笺之五】

说到底，素馨花还是一种女儿花。

对于花城的女子来说，素馨花是有好多种用途的。

有时候，她们用素馨花和油，制成发油或面脂，据说能长发润肌；有时候，她们把花骨朵混在好茶叶中，用来冲茶喝；或者在离酒一指许的酒瓮内悬木格，在上面铺满素馨花，然后用纸封口，隔些日子揭开，酒香清冽醉人。这酒，也许就叫“素馨酒”，是能与“女儿红”媲美的佳酿。

据屈大均载：“南人喜以花为饰，无分男女，有云髻之美者，必有素馨之围，在汉时已有此俗，故陆贾有‘彩缕穿花’之语。”好多年前，王士禛漫游广州，见满城女子发髻上都簪着雪白的素馨花，忍不住留下“花向美人头上开”的句子。

以素馨花做头饰，这让人怀想的旧俗为什么就没有被保留下来呢？这满城的素馨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消失了踪影，散尽了芬芳的？这一切已经无从知晓。只知道当年的花城女子，都喜欢用素馨和茉莉相间点缀黑发。这是她们自制的“花梳”。这“花梳”点缀了她们的花样年华，隔了好多年后回想起来，似乎还能闻到自己发际缭绕的幽香。

花事已随尘世改。在刚刚下过雨的早上，当你再次从深巷里走过的时候，你是不会碰到一个簪素馨花的女子的。那种迷人的幽香，只属于记忆和传说。

草木春秋

木 棉

木棉是一种令人惊诧的植物。

第一次在春天看到盛开的木棉花时，我猛吸了一口气。这些红彤彤的硕大的花朵，让人看得心里怦怦直跳。在广州这样一个温和而平稳的城市，盛开的木棉花其实是一种异数，它把这个城市深深隐藏的另一种惊人的气质，通过那怒放的火焰般的花朵表达出来了。这座城市隐藏着的热情、冒险的精神气质，飘荡在木棉花的枝头，在春天的阳光下，向着天空尽情倾诉。

木棉树很高。春天的早上，站在阳台上看满城密密麻麻的楼群，总是可以看到木棉树硕长的枝条在楼群之上伸展，那些鲜红的花朵，浮在这个春天的早上，浮在这灰色的楼群之上，显得卓尔不群。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有力量的存在，都会给沉寂的生存环境带来某种震动。木棉花的力量，就在这样一个春天的早上，向着四方八面渗透，不一会儿，就和早晨的阳光交融在一起，那些飘在枝头的红色几乎要放出光来。

木棉花的力量从何而来？也许看看它的枝干就会知道。每一根枝条都很干很干，虬曲着，皱缩着，像耗干了生命的精血。所有生命的养料，它们都给了那些红得耀眼的花朵。木棉花盛开的时候，整个枝干上没有

一片叶子。除了干皱的枝条，满树都是红艳艳的花朵。它像盛宴上盛满红葡萄酒的酒杯，让满城的人都为这春天的盛宴，喝下这生命的美酒。它又像一盏盏华灯，在春天的夜晚静立街头，让那些夜归的疲惫的人，在抬头的刹那，感觉到某种热烈的存在。是的，明天是从另一个早上开始，那是春天的早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座城市，一年四季都有各种植物蓬勃生长，可人们情愿把目光盯在股市商场上，就算是眼睛发酸，也不愿去看一眼近在眼前的花朵。所以，木棉花以一种令人惊诧的姿势，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伸展，把那种灼人的奇异的美暴露在天空之下。它的火焰般的花朵分明在提示你：你在哪里失去了那些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因了它的热烈，木棉花其实又是让人伤感的。它曾经在梁实秋的生命中打上过深深的烙印。梁实秋在《槐园梦忆》里回忆，1948年底到1949年初，北平风声日紧，他和妻子程季淑退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住在文明路的平山堂。这半年间，他们“开始有身世飘零之感”了，每天捧读《金刚经讲话·附心经讲话》，心有所契。他们在教书、读经之余，还是不能忘情，常常到平山堂附近的大礼堂后面观赏盛开的木棉花，“花败落地，訇然有声，据云落头上可以伤人”。季淑从地上拾起一朵，赏玩久之。那么艳丽的生命，当它凋落时，也是惊心动魄的。季淑当年捧着那朵跌落的木棉花，她的种种关于生命的感慨也早已随花凋零了。可是，读着这样的文字，你能忘记平山堂附近的木棉树吗？有些东西真的是不该被遗忘的。

好在这座城市里，还有一些百年木棉生长着。晚春时节，总是可以看到老人带着孩子在树下捡木棉花，只要几朵，就可以装满一只小竹篮。木棉花捡回去，铺在阳台上晾干，是拿来煲汤的。喝着这祛湿的靓汤时，谁也不会多看一眼这些从老木棉树上落下来的花朵。

可是，就是这奇异的植物，和岭南的历史和精神气质有关。试着读一段这样的文字：

舟自牂牁河而上至端州，自南津、清岐二口而上至四会，夹岸多是木棉。身长十余丈，直穿古榕而出，千枝万条，如珊瑚琅玕丛生。花垂至地，其落而随流者，又如水灯出没，染波欲红。自春仲至孟夏，连村接野，无处不开，诚天下之丽景也。

读《广东新语》时，总是感谢屈老夫子把那些永远不再回来的风景记在了故纸之上。夹岸木棉，染波欲红，连村接野，无处不开。这样的盛景，是沉重的历史画卷中那些偶然盛开的木棉花。因了拼力怒放，它们的美自然是惊人的。

菩 提

有一年秋天去南华寺。最先想到的是要去那里摘一片菩提树叶。

南华寺的那株菩提树并不高大，可是那天去的时候，刚刚下了雨，满寺的树都散放出某种芬芳的气息。站在树下时候，看见青石板上一汪汪的水，水里映出的天很蓝，那些飘下来的菩提树叶就浮在这样的水面上，有点飘飘欲仙。

我捡起一片，又捡起一片。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夹进刚买的佛经中。我觉得有点神秘，像小时候在山中寻宝的那种感觉。当风拂过菩提树叶时，我想起了六祖那著名的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也许，菩提本来就不是树，它是神祇。光孝寺里最早的那株菩提树，是天竺国高僧智药禅师渡海带来的。这神奇的种子在岭南的土地上扎下根来，慢慢地长成了婆娑大树。当这株树长到 174 岁后，即公元 676 年，六祖惠能在这株菩提树下落发受戒，初开法门。次年，六祖到南华寺传教，移植了一株菩提树于此。

我在南华寺捡的这片叶子，就是从六祖手植的菩提树上落下来的。它已经在这古寺中，度过了千年岁月。这小小的、椭圆形的绿叶，它的身上亦延续着千年血脉。它也算是树叶中的名门闺秀吧？

可是，光孝寺的那株菩提树已不是当初智药禅师种下的那株了。智药栽种的那株菩提树死后，光孝寺僧人从南华寺接种回光孝寺重新种植，不久又长成了婆娑大树。故南宋时的《南海百咏》载：“树虽非故物，亦其种也。”这神奇的种子还被分植到岭南的一些名寺中。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高僧天然禅师便分植了一株到今天的海幢寺。岭南古寺中的菩提树，看来都是血脉纯正的神树。

沈三白到广州时，也在海幢寺的菩提树下捡过树叶。他在《浮生六记》中记下了这片树叶：“其叶似柿，浸水去皮肉，筋细如蝉翼纱，可裱册写经。”也不知当年，他和芸娘是否念过写在菩提树叶上的经文？那些偈子是否也像五月的菩提树叶一样，飘在他们这对神仙眷属的平常日子里？

光孝寺的和尚倒是在菩提树“叶状如柔桑，五月争新妍”的日子里忙着采摘菩提树叶，把这些绽着新绿的叶子浸入寒泉之中，四十天后取出来洗净，这时候的菩提树叶细筋如丝，霏微荡漾。巧手的僧人用它制成灯帷笠帽，或者如沈三白所说，裱册写经。在那些平淡的夏日午后，在一片薄如蝉翼的叶子上，写下细密的经文，做着这样事情的僧人，终归是有情趣的。

其实，光孝寺的这株菩提树，留给广州人的记忆是悠长的。

旧时的广州人在元宵节时，往往摘菩提叶为灯，这种灯叫“菩提纱灯”。在月色如水的夜晚，提一盏菩提纱灯走在人流中，从那薄如蝉翼的叶脉中透出的灯光浮在月色之上，这样的夜晚是清幽的，让人怀想的。据说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到了清代。每年的元宵节，就像每年五月在枝头绽放新绿的菩提树叶一样，菩提纱灯总在月亮的陪伴下，在广州的石板路上、城墙之下徘徊，把满城的人声笑声搅拌得韵味十足。